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50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六六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國朝典彙二百卷(三)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刻本

.....

國朝典彙二百卷(三)

〔明〕徐學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四年徐與參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朝典彙
二百卷》提要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文廟

丙申九月 太祖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
之

壬寅正月壬戌 上加隆興謁文廟

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丁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
學士祭酒亞終獻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一 文廟

二月 上御奉天殿傳制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仍遣使詣

曲阜致祭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以後著爲令

二年正月遣前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

四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犢一羊一豕一邊豆
簠簋登鉶悉用磁器又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
校者克樂舞生

五月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
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

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筦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匱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禮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

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得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紉行杜預之

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同參叔坐祭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尊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

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見服之無章器用祿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知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

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 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謫龍安知縣

五年文廟成遣官以大牢祭孔子駕視學行釋奠禮尊孔子封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祀從祀諸賢儒如故六年八月翰林承旨詹同學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按迎神奏威和之曲其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威和之曲送神奏威和之曲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 文廟

四

是年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旣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

二月朔日食下禮部尚書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曰可

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其族人十五年四月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

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豈非闕典耶卿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五月 上復謂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八 文廟

五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於大成門外至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訖出圭詣酒罍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於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

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覲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次日顯率學官上表謝賜八衣三套

二十年正月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六

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爲修理以副朕懷

令郡縣官朔望詣學謁 先聖然後升堂師生敘揖學官侍坐諸生東西立此次講說經史考課既已學官率諸生送出學門退

二十五年僉都御史凌漢大理寺丞曹瑾應天府尹高守禮府丞馮克昭祭先師孔子既迎神而後入班爲御史魯德所劾 上曰祭祀不謹固當罪然既與祭但後時耳姑識之

二十六年十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製造以

祀孔子

三十年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

建文元年三月 上祀先師於太學盥獻拜跪禮如郊社永樂初 上出師至汶上防將士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論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爲無窮今曲阜鄉縣孔孟之鄉將士毋入其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元年八月遣官釋奠先師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四年三月 上幸太學謁孔子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七

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八年九月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九年閏十二月台州府言此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宇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沒入官屋請撤爲之 皇太子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情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廟令有司別採材作之餘聽撤舊材爲之

十二年正月命修曲阜孔子廟工完 御製碑文刻石

洪熙元年七月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
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
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
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制重加考
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宣宗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累
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宣德六年八月鎮守洮州衛都指揮使李達奏修孔子廟
材木皆備惟少油鐵膠丹乞於陝西官庫支給 上謂
工部尚書吳中曰武將興學使其下人皆知尊禮孔子
而務忠孝誠可喜之事其悉從之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二

文廟

八

正統三年三氏學教授裴保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
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尊倫顏子曾子子思子
也配享殿庭無絛子哲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
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
王創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父俱封公爵惟伯魚
子哲仍爲侯爵乞追封爲公偕顏孟之父俱遷配啟聖
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 上命禮部行之

七年漢中府石泉縣教諭黃士文言本縣民止一里五十
六戶每春秋祭文廟用猪羊五十四隻帛三十六段措
辦實難下禮部覆議凡州縣不及三里者春秋二丁第

行釋菜禮過三里者仍舊制

九年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視學謁先師

十二年五月御史李奎奏孔子之聖歷代皆有褒贈國朝
自洪武以來聖駕屢幸於辟雍祀典通行於天下何獨
孔子褒贈未有增加乞勅翰林院參考古制定以萬世
莫加之美謚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專功德難名雖
累百言何足爲重不必增益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禾二粟棗各二十二斤黍
稷各三升三合銅鹽五斤十兩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
泰時太常卿許彬言其太薄乃增禾四雙粟棗各五十
斤黍稷各一斤銅鹽五十斤

國朝典彙卷百三十一

文廟

九 三九四

天順六年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鶴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
久剝落或欲加以修飾鶴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
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
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鶴曰此
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
所爲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八年時有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
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禮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
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

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二年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 上製文立碑紀之衍聖公孔弘緒奉表謝

十三年正月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帝疏云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襲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二蓬豆舞八佾且古者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

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千羽舞於兩階今千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青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李奎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宋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邊豆佾舞之數祖宗器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蓬豆佾舞等事尚青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

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官懸當時袞冕雖通於上下而官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官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蓬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蓬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一

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尊此制
十五年三月大同巡撫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孔子大同雖邊方而樂獨缺乞照例頒降 上曰大同雖邊方用武之地諸生誦法孔子與內郡無異文廟侑祭其遂令所司製造樂器
十六年二月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廷所在凡過其門者皆下馬
十七年二月國子監丞祝淵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 上謂文廟制禮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弘謨劾淵輕率妄議命

調外任調廣南府經歷

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先師以初六日命

太子親迎傳制遣官改用次丁

翰林檢討劉瑞乞更定先師封謚下部格之

弘治元年正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從吏部尚書王恕請

釋奠用太牢加幣

十二年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

十五萬守臣重修

給事中楊廉因闕里災請更立木主以華夷教下部格之

十七年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一

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雜議行之

正德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具皮弁服躬詣孔子行四拜

禮幸集倫堂祭酒司業講書畢駕還宮明日賜衍聖公

孔聞都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

越三日賜祭酒司業及諸生勅

八月南祭酒章懋奏廟學損壞請修理不報

七年賊犯闕里勅所司分兵防禦衍聖公孔聞都以慶賀

至京具疏謝 上命巡撫官祭告仍爲修葺以慰其靈

嘉靖元年二月孔氏子孫彥隆承榮承緒乞觀幸學禮許

之次日 上幸太學祭酒趙永講帝曰俞允若茲一章

司業吳惠諱時乘六龍一章畢宜諭賞賚有差

九年二月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

者皆以常服序列陪祀官之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

司必俟其堂屬畢集始得謁拜有先後參差者聽糾儀

御史勅治之

十一月改正孔廟號爲至聖先師孔子及先賢先儒等稱

初 上因纂祀典議成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

祀以及 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敘纂入璁因奏言雲

雨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

典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父顏路曾曾孔鯉乃顏曾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一

子思父三氏配享於廟庭而叔梁紇及諸父從祀兩廡

原聖賢之心豈安於是所當亟正請以大成殿後另立

一堂祀叔梁紇而以曾替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爲然

璁又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來濶亂至今未有能正之

者今宜稱至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字宜稱廟而不稱殿

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撤邊豆用十樂用六佾公侯

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申黨公伯寮秦冉顏可荀

况載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

放遷環廬植節玄服虔范甯宜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

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

議編修徐階就以為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為陛下奪孔子王爵易威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唾涕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邊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邊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上覽階疏不憚出階為延平府推官上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羣臣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

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張璠再疏正其稱號與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為朕言之孔子當時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於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既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

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官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邊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邊豆用十二牲用饋而上擬乎事天之禮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夾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

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於堂上而父從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焉者今也不可滋來世之非道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為輔臣辨璠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為說已復為正孔子祀典申

記俱令禮部送史館璵復爲正孔廟祀典或問奏之

上嘉其論議詳正併下禮部令速集議以聞

十二月十三道御史黎貫等言臣等伏觀御製正孔子祀

典說謂孔子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事功王者

之事功也特以其位非王也而疑其僭臣等伏思尊其

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舉行敬天尊親之禮可

謂極盛無可加矣至於孔子則疑其王號爲僭而欲去

之昔太王王季未嘗王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天

下未嘗以爲僭我 聖祖登極之初卽追尊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爲皇帝是亦周公推本之意而不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六

以位論也至於臣子有大勳勞如徐達等身歿之後追

爵爲王亦或追封及其考是皆生未有王號歿而追封

之也 聖祖初正祀典天下歡潰諸神皆去其號惟先

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今必欲去王號以極尊崇之實

減邊豆樂舞以別郊祀之禮竊恐禮儀未便情義未安

臣等又攷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被衣袞冕樂用

官縣是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爲帝

或言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羅從彥論曰唐既封先

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是

言宜隆不可殺也梁適乞以廂兵代廟戶范仲淹曰此

朝廷崇奉先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當時朝

論遂已周敦頤謂萬世無窮王祀夫子邵雍謂仲尼以

萬世爲王我朝祭酒周洪謨亦謂夏商周之稱王猶唐

虞之稱帝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稱王可也謂夫子

陪臣不當稱帝非崇德報功之意此皆前人成論其辨

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沈一人而已伏望傳採羣言務

求至當上不失 聖祖之初意下不致天下之驚疑中

不致禮意之軒輊如是而行然後傳之後世無弊書之

史冊有光矣 上曰貫等意謂朕何等君也追尊 皇

考爲皇帝號孔子豈反不可本意如此乃以 太祖追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二

文廟

十七

尊四代爲言奸巧惡逆甚矣君父有兼師之道師決不

可擬君父之名孔子本臣於周與太公望無異所傳之

道本義農之傳但賴大明之耳否則不必言祖述堯舜

朕此舉與輔臣建議非上下雷同實正紀綱之大貫等

毀議君上法司其會官問擬以聞於是都御史汪鉉言

言官論事每挾詐以率衆挾衆以陵人曰此天下公議

也不知其始倡之者一人也貫等連名具疏奏議祀典

彼但知稱王爲尊孔子不知稱王不足以爲尊適足以

爲損耳今稱曰先聖先師則視王之號固加尊數等夫

曰先聖先師 皇上幸太學拜之可也若曰王則豈有

天子而可以拜王者哉春秋之法罪首惡宜究問倡議之人明正其罪仍勅南北科道官自今建言毋得惑眾欺罔上以銘言爲然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會訊言實等輕率倡言引證失當各贖杖還職上曰祀典改正實出朕尊師重道之意黎貢乃妄引追崇之典猶存詆毀大禮之情糾衆署名肆意奏擾職爲民餘從部擬

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言輔臣張璠所論孔子封號蓋多主吳沈丘潛夏寅之說夫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大明百家之辯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勝功在天下故歷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九

代追崇加以王爵冠用冕旒廟用殷祭用薦豆侑舞宜也若去王而稱聖與師一布衣耳仍其官一司寇耳樂舞殿服皆非所宜尊崇之典不應如是自孔子而言固不以爵爲輕重但於垂萬世使千百年崇奉之禮一旦削去恐不可也皇祖仍舊蓋有深意若去王號止云先聖先師臣愚以爲聖與師乃泛言之如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高堂生稱禮師毛公稱詩師伏生稱書師恐非所以尊孔子也臣等竊謂吳沈夏寅丘潛之言過矣至於國學塑像太宗嘗令正其衣冠不如古制者我朝列祖瞻祀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孔子精爽在

天之靈依附血食厭惟舊矣今普天率土像設龜鑑殆有千慮一旦毀撤而易以木主寧不駭人之聽聞哉上斥其逆論令錄前說記示之責對狀

十年提學御史章宸疏言孔子祀典不宜去王號上以祀典已有定議宸不遵行導人以正反爲異說惑衆狂妄下都察院叅劾宸職居提學罔知朝廷據大禮斥陋號以尊孔子至意輒持偏見演亂狂妄罪不可追得旨宸妄持偏見煽惑衆心難居提學之職令對品調外

十二年三月上幸太學釋其先師以大學士李時等分獻禮部侍郎周用祀啓聖禮成御奠倫堂祭酒林文俊

國朝典彙卷百二十一

文廟

十九

講虞書禮益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諭諸生以治平之道備在六經宜力講求以資治化衍聖公聞部率三氏子孫祭酒林文俊率教官諸生上表謝恩賜問韶以下衣帶賜文俊以下襲衣寶鈔仍燕之禮部侍講學士廖道南上聖主臨雍頒優詔答之

十三年上視太學釋其先師上以孔子改稱先師具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其帛行釋其禮樂三奏文舞六佾從祀及啟聖祠分真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詞章祭酒林文俊司業馬如騏以下賜帛有差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行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董承攸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張璧代之二十七年增設承天府儒學文廟樂舞學故隸安陸州春秋祀典有禮器而無樂至是御史賈大亨言州已陞府則廟典亦宜備設報可

四十一年十月江西提學副使韓弼與巡撫都御史胡松爭辨文廟兩廡牌坐不合棄官歸松具疏自劾御史陳志謂曲在弼請奪弼職而留用松吏部覆議從之

隆慶元年命公侯伯應襲子弟俱赴國子監習禮以禮部言視學在邇欲其迎駕故也

國朝典彙卷百一十六 文廟

二十

六月命禮部遣官取衍聖公孔尚賢及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肇先孟彥璞仍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二人馳驛來京以聖駕將幸太學也

八月朔上幸太學行釋奠禮於先師命大學士徐階李春坊陳以勤張居正衍聖公孔尚賢吏部尚書楊博兵部尚書郭乾吏部侍郎趙貞吉分奠四配十哲兩廡禮部侍郎潘晟致奠啟聖祠畢上御養倫堂命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坐賜茶授祭酒司業坐講上宣諭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

終

國朝典彙卷一百二十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從祀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

二十三年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教諭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觀自隨祀

國朝典彙卷百一十六 從祀

一

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瘞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儒臣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

二十六年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上疏云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我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世教祀宰子言行者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而宰子居兩廡公伯寮阻壞聖門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在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列祀啟聖廟不報

二十九年三月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
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事并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
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
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宣德三年正月四川萬縣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先賢名
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禮
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
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
速考正頒示天下

正統元年刑定從祀名爵位次遂頒圖於天下學官用忠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

從祀

二

三七九

州訓導宋廣言也

二年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七年四月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之議也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
其祀後竟罷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侂配享

成化元年正月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

典孔子廟廷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則之庶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
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啟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

况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宜入從
祀 上命議行

三年七月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封
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仲舒爲廣昌
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宜
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立祠鄉郡
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四年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訓導游宜等奏乞先
賢熊禾從祀宜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立祠致祭從之

廟朝典彙卷五十五

從祀

三

四〇九

十七年九月總督漕運張瓚言宋儒胡瑗楊州如皋人與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
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
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聖朝崇重儒術前
代有功斯道者悉列從祀如瑗者獨遺乞下禮官考覈
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詔下禮部

弘治元年八月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孔子之道大同天
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在所當黜卒
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程敏政言先師
孔子廟庭脩食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則有功聖門無疵

公議者庶足以稱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之有罪者
詔禮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蓋拘於舊注疏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
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馬融初應鄧禹之召爲
秘書歷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兇徒朔方自刺不死也
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
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劉向初以獻
賦進喜誦神僊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
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
駁使其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
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國議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
之人也王弼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
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
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於孝經論
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
懼何武劾之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
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王肅以女適馬昭
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中領軍
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
畫策若好人後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

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
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
斫獲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
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
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
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
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
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
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
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罷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
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
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
又多選瑗林放申枨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
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
黨其實一人今廟廷從祀申枨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
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察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